



黃佩芳

生於西班牙的大德蘭(Teresa of Avila, 1515-1582)，是迦密會(Carmelite)的修女，也是教會史上其中一位深受愛戴的密契主義者(mystic)；1970年獲羅馬天主教會冊封為女聖師(Doctor of the Church)，高度肯定她的教導與著作。《心靈城堡》(*The Interior Castle*，原中譯為《七寶樓臺》)被視為大德蘭最傑出的作品，也是基督教密契神學(mystical theology)及靈修學的經典作之一。

《心靈城堡》將靈命成長描繪為一個內在進程，當中共有七處「居所」，¹每處「居所」都讓人進深對己對神的認識。最終處即第七「居所」，是人神永遠契合之境，並帶來生命的徹底轉化、重拾真我。大德蘭對於內心世界的變化與動態異常敏銳，使《心靈城堡》充滿了心理學的洞見，²成為研究人類心理及靈性成長的重要參考。本文特別就密契主義及成長學的向度來解讀《心靈城堡》，嘗試探討密契經驗如何讓人重拾真我。由於大德蘭在《心靈城堡》的第六「居所」主力闡釋密契經驗，故本文亦以第六「居所」作重點分析。在探討第六「居所」的密契經驗及其帶出的真我前，讓我先簡介大德蘭的人觀。

大德蘭的人觀

自早期教會開始，人按神的形像受造已是基督教人觀的基礎；按此發展至中世紀，基督教人觀也強調自我認識、效法基督、生命轉化及與神聯合。³緊隨著奧古思丁及其他中世紀神學家的人觀，大德蘭也高舉人按神的形像受造這教導，並為著人靈的美好而讚歎不已：

從密契經驗到重拾真我·

大德蘭的睿見

大德蘭認為自我認識是靈命成長的關鍵：人透過自我認識來認識神；同時，也只有在人神的契合關係中，人才可以認識真我。

我沒有找到任何東西可以比得上人靈的壯麗與不可思議的能力。(1.1.1)⁴

神按自己的形像和樣式造人，你真想為此而融入讚頌神的偉大。⁵

大德蘭的人觀是如此的正面，難怪她在《心靈城堡》中以寶石建造的城堡比喻為人靈，而神則安居其中(1.1.1)，這比喻賦予人崇高的地位。然而，她並非一個理想主義者；她同時也確認人的形像被罪所遮掩，以致人無法認識真正的自己，她為此境況感到十分悲哀：

在人靈中心的太陽(指神)並沒有失去它的榮美，它常常都在那裏，沒有東西可以驅走它的美好。可是，當一塊黑布蓋著太陽下的一顆寶石時，就算太陽照射在寶石上，太陽的光芒顯然也不會發揮到任何作用。(1.2.3)

因著我們自己的過失，我們並不明白或是認識自己是誰，這真令人感到羞愧與不幸……(1.1.2)

大德蘭一方面為那些被罪蒙閉的人哀傷，另一方面也鼓吹人們要回復神聖的根源與關係，並重拾按神形像而造的尊貴真我：⁶

因此，我要重復說，嘗試先進入處理自我認識的房間是好的，真的十分好……依我的看法，如果我們不努力去認識神，便永遠不會完全認識自己。(1.2.9)

唯有靠神的恩典憐憫，人才能夠認識自己。(1.2.8)

明顯地，大德蘭認為自我認識是靈命成長的關鍵：人透過自我認識來認識神；同時，也只有在人神的契合關係中，人才可以認識真我。⁷明白了大德蘭的人觀，有助我們理解她的密契經驗所塑造的真我。

《心靈城堡》的第六「居所」

《心靈城堡》的第六「居所」細緻地描述了多種密契經驗及其影響，並闡明辨別其真偽的原則及恰當的回應。全章佔全書三份之一，可見此部份乃全書的核心所在。大德蘭展現了「真我」如何在各種密契經驗影響之下而誕生。這些經歷包括靈語(Locutions)、異像(visions)、狂喜(raptures)、出神(ecstasies)、淨配(spiritual betrothal)、神婚(spiritual marriage)等，將人靈從原本的存在限制中抽出，從而更深地意識到神的真實。對於明辨靈語，大德蘭有這樣的指引：

第一個證據並且也是最確定的，乃是在於它們蘊含的權力與能力，來自神的靈語是有果效的。讓我解釋清楚一點。有一人靈正處於上述的苦愁與擾亂當中；她沉陷在精神的昏暗與萎靡之中，然而只要上主說片言隻字(如：「不要難過」)，她便會感到平靜舒泰、困惱全消、充滿欣喜。(6.3.5)

從這些話語而來的果效，雁君(Gillian Ahlgren，神學教授)進一步分析指出真正從神而來的訊息，可理解為經驗性的真理(experiential truth)：

這句子(靈語)與心靈起著共鳴，成為本體的真實(ontologically true)，而非只是抽象的。情感上與理性上都是如此的真實……神向人靈所傳達的已與接收者的身、心化為一體，導致此人的轉化或成長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在經歷靈語帶來的真理時，這人也同時與神一起創作；此刻，神的話語在人的內心栽植新生命，而且是更豐盛的生命。⁸

雁君精闢的指出了靈語，甚至是所有密契經驗的精粹：就是與神一同創作、使新生命誕生的時刻！這些密契經驗漸漸更新生命，使人以嶄新的角度認識人性、基督及三一神。過去的自我觀徹底地被瓦解，代之而起的是漸漸在神裏面整合而來的那個本體，那個真我。最終到第七「居所」時，人才能前所未有地領悟自身與神的關係，並從此而來的身份。⁹ 以下我會細述大德蘭在第六居所的密契經驗與生命轉化的進程。她先經歷困苦、矛盾，然後邁向成熟、回復真我，成為一個與人與神結連的人，滿有謙遜平安與愛，服侍社群。

受困苦煎熬的「我」

人神相遇的密契經驗，使人靈在神的榮耀境界與人世實況之間往返來回，繼而逐步領悟人性的限制與幽暗面。¹⁰ 大德蘭對罪更加敏銳，它時常縈繞腦際，就如同十架重擔般令人難受。(6.7.2) 大德蘭宣稱需要有強大的決心與勇氣(6.4.1; 6.5.5; 6.11.11) 才能克服這些磨煉：

神呀，幫助我！在進入第七「居所」前，還要承受多少內外的煎熬呢！(6.1.1)

世間上最大的惡行，莫過於我們的創造主要忍受他的受造物在他之內行這眾多的惡行。(6.10.3)

禱告讓人的心靈深層放鬆，幽暗面得以浮現至意識層面，內在真相一目了然。這實況令內在旅程變得痛苦難熬。這正是大德蘭在第六「居所」的經驗，與神更深的聯合並非常常都是賞心樂事。¹¹

陷於矛盾的「我」

大德蘭在第六「居所」的密契經驗不但令她對人生困苦有透徹的體會，也教她洞悉了人的潛力：在靈裏逐漸與神同化為一，達致真我，徹底的按著神的樣式與形像而存息。第六「居所」正是描述了人、神在密契經歷中怎樣彼此配合同工，陶造這與神聯合的新生和真我。神觸動人的心靈，使之與內在深層的本我整合。這過程充份發揮了人被造的潛能，並使人重拾真我，就是那「按著神的形像所造的我。」¹² 大德蘭在第六「居所」再進深體會到與神聯合的美好，並稱之為淨配。這種甜蜜與上述的幽暗形成強烈的對比，她又將此狀態描述為「苦甜同時」(delightful pain, 6.2.2-4)。她經歷了極度痛苦的「靈傷」(spiritual wounds) 及喜樂，陷於矛盾的狀況中。

禱告讓人的心靈深層放鬆，幽暗面得以浮現至意識層面，內在真相一目了然。這實況令內在旅程變得痛苦難熬。這正是大德蘭在第六「居所」的經驗，與神更深的聯合並非常常都是賞心樂事。

關係性 (Relational) 與 載道 (Incarnational) 的「我」

這些從密契體驗而來的煎熬與矛盾反映了一個人生真理：我們不能單靠自身來認識自己；而是需要「別人」來帶領我們進入最徹底的自我認識與實現 (self-actualization)。因此，與神的密契體驗促使人體會關係的重要及個體的限制。¹³ 第四「居所」標記了密契經驗的出現，大德蘭在處理這階段時，強調不可以靠人力來得到這些超然的恩澤，因為它們如同水從泉源湧出 (4.2.4)；「無論我們多麼努力，也不能得到。」 (4.2.6) 瞭解到人的限制，大德蘭鼓吹人放下己見，追隨神的旨意：「與神的旨意聯合，就是我一生的追求，這是最清楚與安全的聯合，我常常為此求告主。」 (5.3.5)

另一個跟關係性有關的特點，就是人進一步恢復與創造主、三一神的關係，與神合而為一。經過一段時間，這些帶著啓示的經驗片斷成就了真我的整全體現；這真我的本質也是屬神的，由神主導與我們分享。在此過程中，神準備我們進入靈魂的核心處與三一神合而為一，如第七「居所」的描述。漸漸地，人靈載道的潛質得到培育建立，能夠成為神的居所。這潛質與道成肉身的基督有份，也必須由祂帶領；儘管異象、狂喜等密契經驗有助這整合。¹⁴

在這慢長的轉化過程中，大德蘭多次強調謙遜的重要。謙遜不單只帶來轉化，也是轉化所結出的果子。在靈傷的痛苦中，她深徹的省悟到人性的限制；唯獨神能夠領她進入城堡內最隱秘的居所。



對大德蘭來說，神學必須要務實，能具體地幫助人在世間的生活。第七處「居所」體會到心靈深處的平安，並非要超脫塵世；相反，她很清楚自己有責任並渴望為教會和社會帶來更多的助益。

謙遜與平安的「我」

在這慢長的轉化過程中，大德蘭多次強調謙遜的重要。謙遜不單只帶來轉化，也是轉化所結出的果子。在靈傷的痛苦中，她深徹的省悟到人性的限制；唯獨神能夠領她進入城堡內最隱秘的居所。然後，她藉異象這恩賜，在神裏看透萬事，甚至是自己的黑暗。(6.10.2) 這覺醒讓她更加謙遜尋求神恩，以脫離罪的捆鎖折磨。¹⁵ 這一砌的經驗均造就了人靈的謙遜，使之確信「神是至高的真理，而謙遜乃是依照真理行事。」(6.10.7)¹⁶

來自神的異象能帶來至深的平安，使人靈得著釋放與自由。(6.3.6) 就如經上所說：「你們必曉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。」(約八32) 神的自我啟示，使人從壓迫中得到釋放，深享平靜、安穩，不再害怕邪惡。因此，她謙遜的祈求不要離開這自我認識之道。(6.10.7-8) 而在這謙遜祥和的狀況下，大德蘭深明她的方式並非唯一之道，因為「神以衆多不同的方式引導人靈。」(6.7.12)

以愛為本的「我」

隨著人靈在主內的豐盛成長，與神聖愛的大能互動、也靠它作息，上文提及的矛盾痛苦也漸漸消滅。¹⁷ 當神釋放內心的酒罈，讓愛人聯合，愛的能力便得到提升。(7.4.11)¹⁸ 這份強化了的能力從三方面彰顯出來，就是愛神、愛己、愛人。

(1) 愛神

透過這種種的人神相遇及洞見，人靈基本上明白到「這偉大的神是何等配得敬愛！」(6.11.1) 因著與基督的交往日益增進，人靈經驗神的臨在也漸趨慣常。換言之，這種與基督的彼此互動逐漸擴展了人靈與三一神相遇的能力。¹⁹ 最後，人靈在第七「居所」經歷神婚，達到與神永不分離的聯合境界。

(2) 愛己

對於個人的轉化至徹底活出真我與潛能，自愛起著關鍵的作用。一方面，人靈需要禮贊它在神內的豐盛。另一方面，它需要承認並接納自己的幽暗面；拒絕逃避或是陷溺於自疚、自憐與自恨中。因為它知道神無條件的愛它，它已學會了效法以這樣的憐憫來愛自己。這份自愛就如同伯納德(Bernard of Clairvaux, 1090-1153) 在他的《論愛神》(On Loving God) 所提倡的第四層次的愛：「人靈為了神而愛自己。」²⁰ 大德蘭在第七「居所」達致的平安，與她在第六「居所」經歷的痛苦可謂有天壤之別。這顯示出她在個人發展的最後階段中，已完成了最艱鉅的內在整合。

(3) 愛人

對大德蘭來說，神學必須要務實，能具體地幫助人在世間的生活。第七處「居所」體會到心靈深處的平安，並非要超脫塵世；相反，她很清楚自己有責任並渴望為教會和社會帶來更多的助益。²¹ 她以聖經有關馬利亞與馬大的記

載，來闡明默觀與事奉的結連，敦促她修院的姊妹們要熱心事奉：

馬大和馬利亞必須一起接待上主並使他常常臨近… 馬利亞既然常坐在主的腳前，便需要姊姊的幫助，才讓主有膳食的供應。他的食物就是我們要盡所能引導人靈，使他們得救並常常讚頌他。(7.4.12)

總的來說，姊妹們，我的結論就是我們不應建立空中樓閣。主並不在乎我們所作的有多宏大，而是在乎我們帶著多少愛心去工作。如果我們按己所能來工作，他會協助我們每天都多作一點。(7.4.15)

大德蘭言行一致，是個積極活躍的密契主義者，在十六世紀的天主教會改革中，擔當重要的角色。她改革迦密修會，在西班牙各地建立修院，盡顯行政的恩賜；又推動中世紀的默觀傳統至新的時代。她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。儘管活在宗教法庭(Inquisition) 的威嚇之下和男權至上的社會當中，²² 她仍然不畏強權，靈巧的發揮她的領袖才華。如羅芙玲(Janet Ruffing) 所言：「密契經驗是個轉化過程，促進自我超越(self-transcendence)，克服過小的自我觀。」它也是催化劑，質疑社會上一切鼓吹小我的聲音，羅芙玲續說：「在密契意識中所發現的『我』，是與那終極絕對者相結連的；這個『我』既超乎自己的想像，更非任何社會傳統模式所能承載。」²³

總結

總括來說，大德蘭的密契經驗明顯地幫助她生命的轉化。起初，她醒悟到人生的黑暗與有限，渴慕脫離塵世，與主相連；最後她從內心的痛苦得到釋放，帶著愛的力量去服侍及生活，朝氣勃勃。身處還未有心理學的時代，大德蘭早已展現出她對心理活動的睿智。雖然沒有甚麼心理學的理論與辭彙，她卻透過自己的經歷闡釋了禱告如何「活化心靈的力量，讓人開放自己，探索內在的奧秘。」²⁴ 她啟發了我們去認識密契經驗如何讓人重拾真我。那麼，怎樣才能與神相遇？

在這個渴望「與神直接溝通」的世代，²⁵ 大德蘭慷慨地在《心靈城堡》內分享她奔走天路的心得，給予天路客許多寶貴而具體的指引，包括有關禱告與反省(1.1.7)、運用理性邏輯(2.1.4-5)、學習(3.2.12)、尋求導師與同行者(6.3.11, 6.8.8 & 6.9.12)、實踐德行(6.8.6 & 6.6.9)、忍耐(2.1.3)、謙遜(3.2.6 & 9; 4.2.9)、勇氣(6.4.1, 6.11.11)、降服神旨意(3.2.6) 及默觀基督(6.7.13) 等等，當然還少不了她不斷重複強調的自我認識(1.2)。她寫下這些經歷與心得，並非只供我們閱讀，而是讓後世信徒可以跟從。如此效法，我們將可進深明白她的經驗，並更清楚她神學觀點的價值。²⁶



作者簡介

P. F. Wong

黃佩芳畢業於格爾頓大學(Creighton University)，主修靈修學；熱愛靈修事工，包括屬靈導引，帶領退修會及教授靈修課程。曾任教於中國宣道神學院，及曾為本刊《靈深一席談》的執行編輯。現於美國進修。

註釋：

- 1 「居所」的英譯本為“Dwelling places,” 譯自西班牙原文 morada, 有「家」(home) 的意思；過往有把它譯作「樓臺」(mansion), 卻與內容不配合。Mary Frohlich, “Teresa of Avila (1515-82), *The Interior Castle*,” in *Christian Spirituality: The Classics*, ed. Arthur Holder (New York: Routledge, 2010), 209-10.
- 2 Gillian T. W. Ahlgren, *Entering Teresa of Avila's Interior Castle: A Reader's Companion* (New York: Paulist, 2005), back cover.
- 3 Charles Healey, *Christian Spirituality: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eritage* (New York: Alba House, 1999), 245, 257.
- 4 本文所有《心靈城堡》的引文均譯自 Teresa of Avila, *The Interior Castle*, trans. Kieran Kavanaugh O.C.D. and Otilio Rodriguez, O.C.D., *Classics of Western Spirituality* (New York: Paulist, 1979) 首數位代表引文所屬「居所」, 次數位代表該「居所」的章節, 最後數位是該章節的號數。
- 5 Teresa, 196.
- 6 Ahlgren, 122-23, 127.
- 7 Ahlgren, 12; John Welch, *The Carmelite Way: An Ancient Path for Today's Pilgrim* (New York: Paulist, 1996), 83.
- 8 Ahlgren, 93.
- 9 Ahlgren, 79-80, 87-89 & 106.
- 10 Ahlgren, 96.
- 11 Welch, 83-84, 90-91.
- 12 Ahlgren, 80-83.
- 13 Ahlgren, 87.
- 14 Ahlgren, 94, 97 & 104.
- 15 Vilma Seelaus, O.C.D., “Bluebeard's Palace and the Interior Castle: Contemplation as Life,” in *Carmel and Contemplation: Transforming Human Consciousness*, ed. Kevin Culligan, OCD and Regis Jordan, OCD (Washington, DC: ICS Publications, 2000), 108-09.
- 16 Ahlgren, 108.
- 17 Ahlgren, 109.
- 18 Seelaus, 108-09.
- 19 Ahlgren, 103-04, 108.
- 20 Bernard of Clairvaux, *On Loving God, in Treatises II: The Book on Loving God and the Steps of Humility and Pride*, trans. Robert Walton (Kalamazoo, MI: Cistercian Publications, 1980), 119-21; quoted in Ahlgren, 160.
- 21 Ahlgren, 124-25.
- 22 Ahlgren, 1, 9-12.
- 23 Janet K. Ruffing, *Introduction to Mysticism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*, ed. Janet K. Ruffing (Syracuse: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, 2001), 12; quoted in Ahlgren, 127.
- 24 Welch, 81, 97.
- 25 Welch, 122.
- 26 Ahlgren, 129.